

G908-15

· 供批判“四人帮”参考 ·

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

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

侯 隽

江青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毛主席逝世前几天，曾三次窜到小靳庄，打着毛主席旗号招摇撞骗，妄图捞取政治资本。这三次我都在场，现根据记录和回忆揭发如下：

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，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。小靳庄的妇委会主任周福兰接待她，她问周叫什么后说：“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，我可要造反哪。”周说：“您给我改个名字吧。”她想了想：“你叫周克周吧，克制周礼嘛。”我怀疑她这是影射周总理。

在去麦田的路上，看到当地农民戴的草帽，她要了一个，说要把她头上的草帽送给我，并反复说：“我这个草帽是在延安开荒时戴的，好多人跟我要，我都没舍得给，今天把它给你了。”“我这个帽子还是延安时的，戴着它开了半年荒，我把它送给邢燕子你们俩，你们轮着戴。”

可是草帽比较新，只有几处开了线，根本不象三十多年前的，很可能是她骗人的。草帽现在我大队。

她在场上看了晒的麦粒，要买五斤，又要买我们大队五斤八百斤地块上的麦子，扬言“给主席看看，主席一定高兴。”不知是否真给主席了。

她穿着裙子、白凉鞋，走路都象要摔倒，非要割麦子，拿刀也不会使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砍下一小把。在场上非要翻场，翻了半天，一叉子也没挑起来。装了装样子，她摸过的镰刀、叉子和大家帮她割下的麦子，就被当成“革命文物”珍藏起来，正好达到她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目的。

那天临走，她讲了一通话：“解学恭同志，你要经常来，这是我的点，你要是管不好，要敲打敲打。我这个人不知黑天白天，就是干。我的点，不知多少时间来一趟，你们通过记者同志给我来信，多反映情况。”本来小靳庄由“老大难”变先进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，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，成绩是毛主席的，是党和人民的，她却说是她的点，真也不知羞耻。

她还借赞扬小靳庄，吹嘘自己：“你们小将生龙活虎，

老将也不示弱，我们学到很多东西。样板戏是我搞的，你们唱的比我好。”

江青第二次去小靳庄是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参观。名曰陪同，实际客人去了两小时，她迟迟不来，大家对此很不满。小靳庄当时还没顾上新农村的建设，村容不太整齐，接待外宾是有一定困难的。她搞突然袭击，弄得我们很紧张，说句老实话，我当时真担心外国记者到处照像。因有外宾，江青好象没多说什么。

江青第三次到小靳庄，正是毛主席病重的时候，她不在主席身边，到处乱跑，兴高采烈，说什么“可到家啦！”

“整天看文件，把我憋坏了。”“到你们这里才幸福，吃得好，睡得好。战士的帐篷真舒服，我都睡着了。”

临走时，我和邢燕子问她毛主席身体好不好？她说：

“很好。”我说：“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，我们见主席的机会少了，真想他老人家。”她说：“你们给我写信，我转给毛主席，看他们谁敢扣我的信。”结果我们真把给毛主席的信交给她了。她还让小靳庄的社员把讲话稿、诗歌抄成大字交给她，说带回去给毛主席看，她给主席是假，捞取政治资本是真。

她上厕所，让我和邢燕子留在身边，对燕子说：“你和吕玉兰参加农业学大寨会，是我叫你们去的。”又问燕子为什么没穿她送的大襟衣服，说：“你穿吧，穿坏了我再给你做。赶明我给侯隽做一件，不然该说我偏心眼了。”想以此来拉拢我们。我们成长全靠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关怀、培养，她想贪天之功窃为己有，那是枉费心机。

她下午四点多到小靳庄，转了一会，照了几张传砖的镜头，就到战士驻地吃饭，睡觉了。七点多才醒，群众一直在外面等。驻在小靳庄劳动的战士们为不影响她睡觉，直到快八点了才吃饭。

她睡醒后组织座谈会，小靳庄党支部和司家庄、窦家桥两个大队的代表（她下令两村来代表）分别汇报，她放出“我是炮筒子”的烟幕弹，在插话中讲了许多错误的话，伪造毛主席指示，攻击毛主席，分裂党中央，充分暴露了她篡党夺权的野心。

小靳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杜汇报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，说到“邓小平说小靳庄是国家拿钱喂肥的”，江青插话：“邓小平讲学小不学大，小靳庄要什么给什么，我可没说这话。”说到小靳庄交爱国粮，她说：“主席讲要藏

粮于民，你们还要交，这怎么理解呢？”（指交公粮）。

王杜讲到七、八、九月份我们憋了一肚子气时，江青说：“邓小平在政治局整了我两个月。我都被他们斗争了两个月，何况你们呢？”江青对在座的同志说：“这话不要往外讲”。

王杜同志讲到邓小平压我们，是我们的光荣时，江青说：“对！对！一个共产党员，没有敌人反对，那叫什么共产党员？共产党员被压光荣。我天天挨骂，觉得光荣”。

王杜讲，去年，我们到北大、清华找迟群、谢静宜，江青说：“你们就忘了我啦！为什么不找我呀？当然，找他们也可以吗！我昨天派他们来，让他们问好”。

王杜讲首长工作忙，当时没有找您，江青说：“当时不敢找你们，不敢找天津，找你们就遭殃了。咱们是七、八、九，家家有，家家都受他的气哩！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，也叫总经理。他造毛主席的谣，造我的谣，造革命同志的谣，分裂党，分裂党中央。谁跟毛主席革命，他就打击谁。文化部、体委、小靳庄，都受邓小平的压。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，还有我。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。他要登基，当皇帝。我不

说了，一说就有气。”

王杜同志继续汇报七、八、九月份同邓小平对着干的情况，江青说：“我有一个时间，不敢惹天津，不敢惹小靳庄。我为什么不找天津，我是跟主席学的。主席总批评我。我这个炮筒子，尽放炮，尽给主席找麻烦，以后我也要讲点策略。”又问：“三个小册子你们有没有？”王杜说：

“有。昨天迟群、谢静宜送来了”。在场同志补充说：“小靳庄一百本，司庄子二十本，窦家桥二十本。”江青说：“是我派他们来的。你们没有就找他们要，就说我说的。我有一个时间不敢来，怕我来了，你们再遭殃。”顺便说一下，迟、谢去窦家桥时，我正在北京。听我爱人司福玉说，他们冒称毛主席的“使者”，说是毛主席派他们去的。

王杜讲到七、八、九月份，斗争十分激烈时，江青说：“岂只七、八、九，早了！”

王杜讲到那时候，我们更觉得斗争需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时，江青说：“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，送材料成一条罪状。我送一点批林批孔材料，是公开的，不是什么秘密，也是罪状。我是请示了毛主席才来的。你们的信，我给主席看了。我们受了灾，更要为毛主席争口气。”

江青说：“同志们知道不知道，我去部队搞三个点，邓让撤了。八连到没有？”（八连同志答：到了，说“搞了六个半月就跑了”。）江青说：“主席批我，斗争要讲策略，到时候就得退。”

当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司福玉汇报时，说到“我们以小靳庄为榜样”时，江青说：“小靳庄是解学恭抓的，是我委托他抓的，他的点。”还说：“他们受气了，名声太大，树大招风”（指小靳庄）。

司家庄大队副书记焦清芝同志汇报时，问江何时去司家庄，江青说：“小焦哇，小焦哇！你真是个小焦啊！你不知道我这次来碰得焦头烂额呀！”

焦清芝讲，七四年你到小靳庄，把南泥湾的草帽送给燕子。江青说：“不是南泥湾，是延安时的。到南泥湾是我和主席去视察。草帽是我上山开荒时用的，那时比你大不了一两岁。我农活不行，开荒可以，顶半个劳动力。男同志说女同志不会干，让我们留家洗衣服、烧饭。不让我去，我也上山。开始上山脚肚子吐吐，后来习惯了就好了。我们的窑洞、飞机洞，都是我们自己挖的。我进城时手上还有六个老茧。我们挖窑洞，你们挖地洞，又抗震，又备

战。我们家乡没棒子，我这次来想要同你们学掰棒子。”焦清芝讲，我们那有，你上我们那里去吧！江青说：“我想去，可事情太多，这包里有这么多文件要看（拍拍挎包），早想来，他们不让我来，我急了，向主席打报告，批准了我才来。”

焦清芝讲，你亲手抄材料给我们，江青说：“那也是我的一条罪状，邓小平说我有罪。他在大寨会议上，把我们说的那么糟，说我们产量不如解放初期，我作了补充，我说那是个别的，不能那么说，他说我插他的话。他那讲话是今不如昔，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反对。我说，第一书记都要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，当时邢燕子去了吧？你去了吧？我讲评论水浒，他说是说他，知道不知道？他斗我，跟在监狱里差不多，就是差低头，揪辫子。他在主席那里告我的状，说我乱插话，新华社也告了我一状，是不是？主席就批我，批我（指自己鼻子！）不得了啊！他造我的谣，说我犯了错误，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，劳动改造，自杀了。我说，这不是活的好好的吗！？我才不怕呢！（对记者）涉及到政治局的话，不能往外宣传，要守纪律。我是拿你们当亲人才对你

们说的。”

小靳庄下乡青年赵秀丽汇报时，谈到男女同工同酬问题，江青说：“我要为妇女说几句话。女同志负担太大，有例假，生孩子。政治经济学有一条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，最革命的因素。男的、女的还不都是女的生的？（有的同志笑）是嘛，男的很简单，只有一个精虫。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，有人还撇哩！（江青作转头撇嘴动作）他们笑话我，你们会不会笑话我？这都是邓小平的影响。大男子主义不能贯彻男女同工同酬。有的人一进门，锄头一撂就躺在炕上（作仰身，张手要饭吃的动作），在延安，女同志生了孩子，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我说，那怎么行。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，到了全世界消灭了吸血虫就好办了，男的不能靠体力强想怎样就怎样。男的要让位，女的来管理。”

材料写得仓促，可能因记忆不清，内容有遗漏，文字不准确，我继续回忆，进一步揭发。如有不当请批评。

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